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红袖添香网站一品红文

隆重推荐

吉祥夜
寂月皎皎

蔚然语风 著

帝凰

名门庶女



下
册

帝 后 名门庶女

蔚然语风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藏书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你就是我的劫 / 1
- 第二章 家的感觉 / 24
- 第三章 不知道怎么认错 / 46
- 第四章 缘分很奇妙 / 70
- 第五章 多情不似无情苦 / 96
- 第六章 神秘的白狐 / 119
- 第七章 意外来客 / 139
- 第八章 谁等谁等了一万年 / 170
- 第九章 你是我唯一的爱 / 193
- 第十章 似是故人来 / 217
- 第十一章 罪不容起 / 240
- 第十二章 希望不死，爱不死 / 260
- 番外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/ 289



第一章

你就是我的劫

(1)

月神节，合家团圆的日子。按北宫的礼俗，一大早是要由皇家在天坛带领百姓祭天的。因为发生了皇上马场遇刺的事，今日皇上就没出场了，改由太子带领大家祭天。太子今日还要大婚，婚礼虽然来得匆忙，但是有沈家雄厚的财力做铺垫，再加上有前期订婚的准备，婚礼筹备得倒不显仓促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一夜间，路两边的酒楼茶楼都被沈家重金包下宴客，几十家绣坊也通宵达旦为沈秋芙赶制出九九八十一套嫁妆服，而从沈家到太子府的街上都挂满了红绸，铺上了红毯。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太子只需等祭天结束就可以换了新郎服去沈家迎亲了。有这样的大事记挂着，太子祭天也心不在焉，按照礼官教的规矩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就丢下百姓先回来了。

他记挂着明月，想趁花灵霄不在先和明月谈谈，所以一走进去就打发了丫鬟去守着门，扶起明月急急说：“明月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！我没多少时间猜你怎么想的，我只要你和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”

明月全身无力，软软地依在他的手臂上，看着他冷笑道：“你觉得我可能喜欢你吗？一个以德报怨，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你配得到我的喜欢吗？”

昱轩脸红了红，申辩道：“当时的情况我只能那么做！我是为你好，不想让你跟着他亡命天涯！”

“那就可以不顾我的意志，点我穴道，给我下药，强将我留下来吗？”明月喘了喘，还是忍下了吐他口水的动作，作为医生，她实在做不出这种恶心的事。



：名門庶女

“我宁愿跟着他亡命天涯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小人！”她嘶声叫道：“你如果还有一点良知，看在我救你两次的分上，放我走，这样我还看得起你，否则你连畜生都不如……”

昱轩叫起来：“那你就对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”他推搡着她叫道，“如果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救我？而且还是两次？你说啊……趁一切还来得及，只要你说喜欢我，我娶你，以后花灵霄死了，我立你做皇后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不喜欢你！”明月被他摇得头昏，忍无可忍地叫道，“我现在喜欢的是风离……是被你们逼走的风离……”

“啪！”昱轩猛地抽了她一个耳光，打得明月撞到了床柱上，眉角就破开了，流出了鲜血，她愕然地看着昱轩，他竟然打她？

“水性杨花的女人……你自找的！”昱轩怒吼着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嚷道，“喜欢风离是吗？那何必来救我？让我误会很好玩吗？还是戏弄我很有趣？一次又一次，欲擒故纵，你是算准了我会后悔，会喜欢你，才故意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喜欢我？”明月失笑，“我听错了吧！如果你是因为我救你感动，那大可不必，当时换了别人在那，就算是只猫是只狗，我也会救他的！千万不要因此感谢我，我消受不起！”

“你还嘴硬……”昱轩扬起手，本来是还想给她一个耳光，可看到她苍白的脸，他的手停在了半空，半天才咬牙说，“我再给你次机会，你说你喜不喜欢我？”

“你这么纠结我喜不喜欢你，难道你真的喜欢上我了？”明月头往后仰，嘲弄地看看他矛盾的脸，不想他误会下去，就说道，“我喜欢的那个人，叫子轩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我看到你就想起他，所以每次救你，都以为是在救他。我根本不了解你，怎么可能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是因为喜欢你才救你的，你别乱想。”

昱轩看着她清亮的眼眸认真地看着自己，看来根本不像说谎，他的心就慢慢沉了下去，涩声问：“那你以前……”

“以前的事我清醒后就忘记了，真的……”明月笑笑，“这不是很好吗？你也不必困扰于不喜欢的人喜欢你了！”

可是……不是这样的！昱轩无法掩饰自己心里一大片空落，瞪着她：“这世间真的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那个什么子轩，不是你编出来骗我的



吧！他姓什么，家在哪里？”

明月摇了摇头：“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找不到他的！我也找不到！所以……我决定不爱他了！”显轩怔怔地看着她，她眼里的悲伤不是伪装的，似乎在和自己的过去告别。这样理性、充满感情的明月不是他熟悉的那个疯疯癫癫，只会跟在他后面胡搅蛮缠的女子，这让他一时很不习惯。

“殿下……琼碧公主来了！”丫鬟在外面叫道。

显轩回过神，矛盾地看着明月，真的要把她送给都蓝吗？一放手，她就变成别人的，他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！他真的要这样做吗？

“皇兄……”琼碧在外面等不及，走了进来，看到他站在明月床边，就不悦地皱起眉头，“皇兄，还没好吗？一会儿诸位皇兄要来帮你迎娶新娘，人多了不好做事，快点……”

显轩答应着：“好了，人在这，你带走吧！”琼碧走了过来，身后跟了两个侍卫，上前一把拉下明月，点了她的穴道，一个布套就从头套到了脚上，扛起来就走。显轩欲言又止，叹了口气，转过了身。

琼碧看看他，笑道：“皇兄大恩，琼碧感激不尽，来日有用得着琼碧的地方，一定效犬马之力，告辞了！”

显轩抬手无力地挥了挥，看着她走出去，才一屁股坐在了刚才明月躺的地方，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权力武功就那么有吸引力吗？值得他牺牲自己的恩人去追逐？

宫外热闹非凡，宫里却冷冷清清，一点没有月神节的气氛，更没有太子大婚的热闹。太后寝宫里，太后只是慵懒地躺着，任跪着的宫女轻轻地捶着双腿。不知何时，小太监进来禀告：“娘娘，太子大婚的吉时快到，娘娘该启程去祝贺了。”

皇太后摆驾出宫，一些妃子趋炎附势也跟着皇太后赶去给太子贺喜。皇后因为皇上头日受惊过度，卧床昏睡，只好留下来侍候，陪了一阵坐不住就借口小睡一下离开了，只留下一众宫女侍候着。皇上昏睡着，那些宫女见没人监督，都开小差趁机打瞌睡，熬了一天一夜，她们都受不了了。

一人睡，就如同传染病一样，一会儿就都睡着了，寝宫里静悄悄的。不知何时，寝宫里走进了一人，黑色的步云靴，往上，白衣银发，妖孽般俊美的脸面无表情，他眼里根本没有睡倒一地的宫女，也没有进入禁地的拘谨，而是从容地迈着步子，走到了皇上的睡榻前。

他冷冷地向下俯视皇上，这个昏君浮肿的脸上黄中带紫，明显就是中毒的



帝

凰

下：
名门庶女

症状，还说什么受惊过度，真是可笑。他负手站着，半天才转身拿眼扫过皇上的卧室，这寝宫装饰得极其奢华，就这张巨榻也是黄金打造，床头床尾雕了九条金龙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

床上的锦被床幔都是上品的丝绸，绣工都是江南第一名绣，整个寝宫全是金灿灿的黄金堆成的！哼，这就是北宫皇上的寝宫！他一生戎马，刀里来剑里去，换的就是他们的安宁，这样挥霍无度的奢侈吗？看着眼前奢华的寝室，他第一次知道世间还有这样的生活方式，难怪那女人要说他生活得清心寡欲，原来他真的需要走出寺庙，来看看这花花世界……

“爷……”寝宫里又走进一人，正是谷隼，他沉声说，“都布置好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风离应道，“你守着，我进去。”

“爷，小心点，里面有很多机关，如果太后给我们的不是真的机关图，你会有危险……”谷隼担心地说。

“放心，我会自己判断，一个时辰，我不出来你们就可以撤退了。”风离淡淡说道，“回五台山去，凭你们的能力自立为王，别管北宫的生死。”

“爷……”谷隼急了，“那还是别进去了，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！”

“不……这是我的机会，都到了这里，没有人能让我回头。就算只有半年，我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下……你们能为我做的事就是尊重我的决定，别再劝我！”风离站到了龙床的头上，深深地看了一眼谷隼，说，“告诉他们，我来这世上唯一庆幸的事，就是有你们这样的兄弟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也要有你们这样的兄弟！”

“爷……”谷隼眼睛湿了，看到风离扳动了机关，自知劝解无效，只能说道，“爷，记得我们在等你！”

龙床往一边移开，床上的皇上什么都没感觉到，睡得天昏地暗。“我走了！”风离没有多余的废话，从床下露出的台阶上走了下去。龙床缓缓合了起来，谷隼看着，半天才离开了寝宫，到外面守着。谁也不会想到青天大白日的他们就闯进了皇宫，就算外面有巡逻的御林军，又有谁想到他们防备的人已经进入他们眼皮底下，而且就在皇上熟睡的龙榻下行不轨之事呢！

风离走下了暗室，下完台阶就遇到了机关，他毫不犹豫地按照太后给的机关图打开了机关，门缓缓开了，没有毒箭也没有毒气，他满意地微颌首。和太后的交易还是很值得的，大皇子他们的计划是要将太后和曼音阁男宠们的龌龊事当众曝光，将太后赶到五台山，是他提前让太后有了防范，损失了一小部分男宠保住了自己。除此之外他还和太后达成了一些互惠的条件，保全了太后很



多势力，才拿到这份机关图……还有明月！

想到那个女人，心抽痛了一下，他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。看到她再次奋不顾身地又去救太子时，他真的很失望很失望，以致他木然地任刺客刺中自己。那一瞬间想的是她那么在乎太子的生死，那谁来在乎他呢！……还不如死了好！那是一种类似自暴自弃的绝望！他就想着自己死了，她会不会内疚，会不会发现他其实对她很重要呢！

只是当剑刺到了身体，痛还是让他清醒过来了，他看也不看一剑反手挥过去，就将人家连脸带手削去了，暴戾得连都蓝都惊呼，他却似没听见似的一跃上马，就冲了过去。那笨蛋，没看到凉棚塌了下来吗？她想死，他偏不让……他早已经认定她是自己的人，就算死，也要问问他同意不同意！

他不顾一切地杀戮，将一腔怒火发泄到刺客身上，只是想忘记一件事，她喜欢太子甚于自己！疯狂的杀戮没有平息他的愤怒，只是当众口一声说他是反贼时，他反而平静了，那就成魔吧！颠覆这黑白不分的世界……风离在笑声中和都蓝达成的协议只有他们两人知道，那就是他放弃了北宫守护神的职责，默许了都蓝的入侵！

这才是真正的反贼，他不要这江山，他宁愿将这江山拱手于人，从放弃他的北宫百姓、重臣、皇上手上断送出去的江山，不是比从自己手上输出去更好吗？他笑自己以前的固执，笑群臣的愚昧，笑众皇子费尽心机，原来都是帮他人做嫁衣啊！

这就是魔！不是普度众生的佛！而是“超度”众生的魔！

风离站在了密室的入口处，用手中的火折子点亮了旁边的油灯，密室渐渐暴露在眼前，长长的走廊不知道伸向了哪儿，空气中的味道因为久不见阳光而潮湿难闻。他没动，火折子的光跳跃着在他眼中闪动，有些诡异，也有些疯狂。

他莫名地兴奋起来，这就是北宫家的皇室密室，秘密的终结地吗？皇太后这么放心地将他放进来，其实也不是全帮他，也是怀了私心的。他要是死在里面，也算消灭了一个劲敌。

他要能活着出去，对皇太后也没什么损失，她的权力会更加稳固。而他，谋朝篡位，毒杀皇上的罪名都会落到他头上，他和他的人都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人人得以诛之的叛贼。

只是，这结局可不是太后说了算，风离既然敢来，就算好了退路。都蓝和沈东豫是弈棋高手，就忘记了他也是此道高手吗？他埋下那么多棋路为的就是



：
名門之女

今天，怎么可能容他们将自己算计进去呢！什么都在他的计算之内，唯一的变数就是那个女人！

风离苦笑，这就是应了老话，人算不如天算吧！这个变数就是“命运”！无法反抗的命运，不管他的理智与计划，硬生生地闯进来，扰乱了他的心房，打乱了他的节奏，让他一点点改变了自己。

谷隼在门外走来走去，一个时辰早已经过去大半，里面的宫女再有一会儿也该醒了，风离还没出来，出事了吧！他忍不住地心焦，却没有照风离说的离开，仍继续等着。

张梓他们过来问了两次，没有风离的消息让大家都心焦，张梓主动要求下去，谷隼不同意，风离那么高的武功都出事，张梓下去也是送死。眼见两个时辰都要到了，密室还没动静，谷隼忍不住了，抓来张梓守着门，自己按动机关就要下去。龙床移开，他没等全部打开就往下冲，才下了几层台阶，就听见下面有人沉声喝问：“谷隼吗？”

“是我……爷，你还好吧？”谷隼听到风离充满疲惫的声音，差点掉下泪，几步跑下去，看到风离一身衣服破破烂烂，银发参差不齐地披在肩上，不由得大惊，举了火折子细看，才看到他露出来的肌肉也是布满了伤痕。他怕亮似的用手遮住了眼，谷隼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见到他活着就放下了心，搀着他说道：“我们快走，一会儿大皇子他们就该来了！”

“嗯！”风离喉咙都哑了，跌跌撞撞跟着他上去，快出密室的门时他站了一下，撕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蒙住了眼睛。谷隼这才注意到他眼睛周围全是黑血，不由得大惊，叫道：“爷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”

“受了一点伤，没事……我们先出去再说！”风离走出去，一边脱下自己破烂的衣服，一边叫道，“给我找身干净的衣服来！”

谷隼环顾四周，见全是皇袍，他冲到龙床后，找了一件新的白衣，拿出来给风离穿好，把皇上的玉冠拿来给风离挽住银发，才发现风离的银发参差不齐，有刀弄断的，也有火燎断的。他惊愕，没时间细问，拉着他就往外走。张梓他们已经迎了上来，看到风离蒙了眼睛，一个个都露出愕然的神色。

“按计划分头行事！”谷隼发号施令，张梓他们就悄无声息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，没有一人因为风离受伤而惊慌失措。

“我们走。”谷隼和风离没有按太后给他们的撤退路线走，两人退到了宫中的浣衣园，那里已经备了马车，风离躺进去，马车扣好盖板，就一路畅通无阻出了宫。



等他们走后，大皇子带人走进了皇上的寝宫，看见了皇上身边的太监宫女正在捡满地的珠宝，而皇上的龙床移到了一边，露出了下面的密室，这样的场景任何人见到都会误会是太监宫女正在打劫。

大皇子立刻红了眼，提剑不分青红皂白一剑就戳进一个宫女的胸口，狂叫：“给本王杀，这些畜生，竟敢暗害皇上，谋财害命……”他们本来就是有备而来，一时也不管那些宫女分辩，侍卫们纷纷提刀乱砍。

正杀得起劲，五皇子带兵冲进来，一看大叫道：“大皇子毒杀皇上，谋朝篡位……来人啊，把大皇子一党抓起来！”更多的士兵冲了进来，将大皇子的人马都围了起来。大皇子怎会甘心束手就擒，两班人马大战在一起，一时皇宫里成了杀戮的战场，到处是血腥。张梓他们做完自己该做的事，趁乱离开了皇宫。

宫中发生兵变，消息迅速传到了宫外，拜完堂才进入洞房的太子闻讯连新郎服都没换下，提了剑就赶紧调兵遣将赶去宫中救驾。一时宫中一片混乱，京城里也到处是兵马，到处都是抓乱党的呼叫声。

魏庆成也带兵加入了太子的阵营中辅助捉拿乱党，大皇子、三皇子见大势已去，仓皇出逃。混战中大皇子死于乱箭之下，三皇子失踪。消息传到宫中，回去镇守皇宫的太后立刻下令软禁皇后与三皇子妃，可是找遍了三皇子府，也不见已怀孕五个月的三皇子妃，其他妃子也不知所踪。而皇后自知难逃一死，以三尺白绫自缢在自己寝宫里。

皇上驾崩，太子昱轩即位，在太后和众臣的扶持下连夜就坐上了龙位，登基大典等皇上的葬礼一过就择吉日举行。

皇宫里，一夜都灯火通明，太子的洞房之夜成了泡影，他一夜都在皇宫中忙碌着。忙着安排人马追捕三皇子和离王；忙着命令士兵清扫皇宫，布置灵堂；还忙着组织人手凌晨去都蓝的驿站围堵都蓝和明月……

(2)

风离在密室为自己的人生涉险时，明月还在太子府，琼碧的轿子脚垫夹层中。她能听到外面喜乐的声音，却不能动不能喊。耳中听着一批又一批客人进来道喜的声音，她连感慨的想法都没有。这是自己咎由自取，怪不了任何人。如果要后悔，她就后悔当时没跟着谷隼去找风离，如果去了，就不会站在太子身边，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


：名門庶女

风离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她想着他，心里有淡淡的心痛。不为自己对自己的态度，就为当时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。当时他的笑是很猖狂，可是有几人听出他笑声中的凄凉？那是一种信仰摧毁，灵魂无所皈依的彷徨，是一种对自己，对世人都怀疑的癫狂。那一瞬间，她以为他会杀了所有人，自己坐上皇位，如果是她，她一定会这样做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只是带着兵马离开了。

这样的风离……让她又爱又痛，为什么要隐忍呢！为什么不痛骂她呢！为什么不给所有忘恩负义的人一个响亮亮的耳光呢！可是他没这样做，他离开了，这让她觉得不安，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！这样的变故可能才是可怕的，具有颠覆性的……是什么呢？

明月想着头痛，昏昏沉沉睡着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被晃醒了，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竟然是沈东豫的声音，她愣了愣，细听。

沈东豫说：“阿柏醉了，借公主的轿子送他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就算琼碧公主在，她也不会反对的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竟然这般无礼。”

“沈公子息怒，这轿子里坐了人，是奉公主的命送给都蓝可汗的女人，小的必须马上送过去，迟了小的担当不起，还望公子海涵，让让路。”

“琼碧竟然给都蓝送女人……还真大方，我看看！”明月感到轿子一震，就看到轿子的窗上扑过了一个人，听声音是南官柏。她微微愕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轿子的夹层中了，而是在轿中，而让她更震惊的是她竟然什么都没穿，不着寸缕地裸躺在棉被中。就这样被送给都蓝？她一想到那好色的都蓝打开棉被看到这具身体的样子，就恨不能一头撞死。

而当务之急，是扑过来的南官柏和沈东豫，他们要是真的看到自己这个样，明月觉得自己还是死了算了。

“三公子，不行！”刚才那个不知道是公公还是侍卫的人抢了过来，堵住了他们，急道，“三公子，里面的女人是给可汗找的女人……脱光了……公主交代过任何人都不准看，你知道的，男人对这方面很顾忌，就算三公子肯要她，我们也无法向公主交代啊！”

“啊……脱光的！”南官柏一迟疑，低笑的就是沈东豫了，“这琼碧，名堂还真多，就不知道遭殃的是哪家小姐了！”

明月听沈东豫的语气，那是猜到了琼碧的动机，她心里就升起了希望，虽然不想沈东豫他们看到自己这个样子，却希望沈东豫他们救下自己，这还真是很矛盾的事！

奉命送明月的侍卫听了沈东豫的话就提起了心，就害怕这两位爷坚持要打



开轿帘看，认出是明月的话就麻烦了，那边还在闹洞房，这边却送出了明月，出了事琼碧倒可以推得一干二净，自己是要被杀头的。他呵呵赔笑：“这个小的不清楚，只是奉命行事，两位爷就别为难小的，让让路吧，改日小的一定请两位爷喝酒。”

沈东豫揉了揉南宫柏让开，边说道：“你心情不好就算了，别为难人家，没喝够的话走去我那，我请你喝个够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这么做……为什么要嫁给太子……难道就因为他比我有权力？”南宫柏狂叫道，一把掀开沈东豫，又扑到了轿子上，呃……竟然吐了起来。

明月在里面听着恶心，可是又有点不解，南宫柏这么痛苦，是因为自己吗？他有喜欢自己喜欢到这样的程度吗？还没等她想清楚，突然觉得腹部升起了一团火，慢慢地整个身子都燥热起来，她愕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那侍卫被吓死了，一把拉开南宫柏，也不怕得罪他了，恶声说：“两位公子，再阻拦在下办事，在下就不客气了！起轿！”他指挥着自己的同伴抬起轿子，就要走。

南宫柏却抓住了轿杆，叫道：“想走，先让本公子看看里面的人是谁再说吧！”他一把抓向帘子，侍卫噌地拔出了佩刀砍向他，一边冲自己的同伴叫道：“快走，我拦住他们！”

明月是琼碧的宫女当着他下了药的，常在勾栏院混的他哪会不知道那药正是他给琼碧找来的催情药，当时还以为公主是要对付哪个不听话的宫女，没想到是用在明月身上，想到这公主现在又是太子的人，他虽然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却是知道不能暴露的，一暴露他们全都没命了。

所以侍卫铁了心要在明月药效完全发作前将明月送过去，得罪了三公子和沈东豫，太子和琼碧公主都会担待的。他这一闹，倒弄得沈东豫起了疑心，这么匆匆忙忙从太子府出来，里面装的到底是谁啊？

南宫柏和侍卫打了起来，他装作劝架赶了上去，一把抓住南宫柏，一带，掀起的风就将帘子拉开了，他志不在阻拦南宫柏，而是在轿子，这一眼就看到了斜倚在轿中的明月，发丝凌乱，一张脸红得惊人，眼神迷离，一看就是被人下了药……

是她！他的手一抖，拉着南宫柏一转身，不让南宫柏看到里面。轿帘合上了，侍卫紧张地看着他，手里的刀握得紧紧的。沈东豫一霎之间转了很多念头，这样的明月如果他带走，就变成了他的人，可是会带来很多麻烦。太子那边不



下：
名门之女

好交差，还得罪了琼碧。虽然麻烦他不怕，可是她和离王不明不白，这样的女人配他冒险留下吗？而且南宫柏还为娶不到她借酒浇愁，留下她，南宫柏肯给他吗？

一瞬间，沈东豫完成了纠结，用力拖着南宫柏叫道：“人家也是办事的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，让他们走吧！”侍卫一听如释重负，赶紧带着人走了。

南宫柏推开沈东豫，继续吐，根本没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。沈东豫看看他，再抬头看着远去的轿子，心里忽然觉得空空的，似乎那轿子里载着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离开了。他极力安慰自己，她虽然是你看中的女人，可是还不到你为她得罪天下的地步。她只不过比一般女人特殊了点，这样的女人你以后还会遇到的！一定会的！

不管他怎么安慰自己，当他扶着南宫柏离开时，他始终觉得暗处有一双充满绝望的眼睛在看着他，这双眼睛里的光在一点点熄灭，直到和黑暗融为一体。

他又一次推开了她！

当沈东豫在凌晨睡梦中再次被这双眼睛里的绝望震醒时，他披衣发狂般地骑马冲向了都蓝住的驿站，他要夺回她。因为他悲哀地发现他再也遇不到像她一样的女人，他的前半生寻寻觅觅没遇到，他的后半生也不可能遇到。

世间只有一个南宫明月！一个智商计谋都能和他抗衡的女人，错过了她，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！可是当他看到都蓝驿站前的许多北宫的官员，还有大队的士兵时，他在远处勒住了马，失魂落魄地看着那片灯火。他来晚了！他这次是真的失去了她！

明月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，沈东豫明明看到了自己，却没有动静，这让她苦笑，她还是太高估自己了。身上的燥热有增无减，她试过用内力去阻止燥热的蔓延，可是不动内力还好，一动，燥热来得更猛了，让她忍不住咬紧牙，想控制自己去磨蹭棉被的冲动。那种一碰触就引发的酥麻感觉完全是诱惑，她越控制越渴望。

她悲哀地谨守着自己尚有的意识，想着都蓝如果能解开她的穴道，她第一时间就找把刀把自己杀了，免得像荡妇一样躺在他身下婉转承欢。轿子正走着，突然听到有人叫道：“站住。”

明月一喜，那声音是铁纯的吗？可是跟着喜悦而来的是更深的绝望，铁纯在，意味着风离也在。那么……她宁愿此刻死了，也不愿意让风离看到她这个狼狈的样子，她无地自容。

这就是她救人的结果？这就是她“喜欢”太子的最终下场？她惨笑，风离



是不是把一切都算好了，知道她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所以当时才没骂她，连失望都没有就离开了。为的就是看到她现在的狼狈样吧！的确，这样的惩罚比什么都来得痛快！

“两个选择，一个和我们打一架，然后我们杀了你们，扮成你们将这顶轿子送到驿站。另一个就是你们乖乖地把这抬轿子抬过去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送了轿子后就自己逃命去吧！”铁纯冷冷地说道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选择？”侍卫认出了铁纯，知道自己打不过离王座下的这员猛将，却不甘心这样逃走，就问道。

“蠢才，这是救你们的命，还那么多话！”铁纯冷笑道，“你们做了这样的事还想活命吗？就算我们不杀你们，明日太子也要杀你们，不然他怎么下台？”

侍卫一想还真是这样，顿时大惊，看看铁纯他们抬来的轿子，根本没勇气问里面是谁，扑通一声跪下：“铁将军给我们指条明路啊！我们不想死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铁纯不耐烦地说：“不是给你们指了明路吗？送了轿子马上逃命……难道你们想跟我们王爷？”

侍卫将心一狠：“末将们愿跟随离王爷，望将军收留我们。”

铁纯犹豫了，时文捅了捅他说：“要跟我们也可以，你们把轿子送到都蓝那，就立刻出城，城外百里处有我们的人马在，就说我们让你们去的就行。”

“是，我们这就去。”几个侍卫匆匆抬了轿子就送去驿站。

明月不知道还有一顶轿子，陷在以为风离是来看她热闹的失望和自我厌倦中，没注意发生的事，只是听着铁纯让人把自己送过去，还有点奇怪怎么没听到风离的声音。等感觉被人抬起时，她的心一点点碎了。风离也和太子、沈东豫一样，要将她送给都蓝吗？好……好……那她就跟都蓝吧！从此天南地北，忘记北宫，忘记曾经认识过他！

此时她突然不想死了，她要好好地活着，一国之母也不错，来日她要用皇后的风光给风离一个耳光，告诉他：我差点爱上你了，是你扼杀了这“差点”，扼杀了我想重新开始的爱！她闭了眼，任热泪爬了满脸，一点点地将自己沉沦下去。她不再约束自己，忍无可忍地磨蹭着棉被，反正羞辱是避免不了的，那又何必抑制呢……

“爷……醒醒……”谷隼担心地碰碰风离，有一瞬间想拉下风离蒙眼的布看看他是睡着还是昏了过去，又叫了两声，风离没动静，他伸手，正想抓布，

风离的手闪电般地抓住了他的手：“别……我醒了！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，我们到哪了？”

“现在已经亥时了，城门都关闭了。我们到了大元庄客栈，本想让爷多休息一会儿，可是你的伤需要处理，就叫醒你。爷……你没什么吧？”他们在这包了个客栈，独门独院，很方便。

谷隼担心地看看他的气色，风离俊美的脸都快和布条一样灰黑了，这让他不能不担心。

“没什么，给我弄点热水，我洗洗再处理吧！”风离站了起来，没走出一歩就倒了下去。

“爷……小心！”谷隼一把扶住他，叫来两个侍卫慌忙将他扶进屋。风离木然地倒在床榻上，挥手：“出去吧，让我躺一下。”

谷隼赶紧出来，让侍卫去打水，又让人去找大夫和吃的，等水打来他送进去，看到风离手遮着眼睛躺着一动不动。

“爷，水来了。”谷隼小心翼翼地叫道。

“放着吧！”风离淡淡地说道，“铁纯一到我们就走，在此之前别打扰我！”

“哦……那你的伤不需要处理吗？”谷隼最担心的不是他身上的伤，而是眼睛，他的眼睛到底怎么了？

“别担心我，都是一点皮外伤……出去吧！”风离不耐烦地赶人了。

谷隼无奈，只好退了出来，他留了个心眼，没关死门，忠实地守在门口，可是下一刻，他僵住了，一阵风涌来，门砰地关严了。风离一句话没说，用动作让他知道了自己的小聪明被识破了。

谷隼站在门外，更担心了，侧耳听着屋里的动静，半晌才听到风离跌跌撞撞地起身，一会听到咚的一声响，似乎是盆打翻了。

“爷……”他不敢闯进去，在外面担心地叫道，“需要我侍候吗？”

“不用，给我再打盆水来。”风离压制着暴怒喝道。

“哦，马上就来。”谷隼用手势让侍卫去打水，自己守在门口。侍卫一会儿就打了水来，谷隼接了叫道：“爷，我送水进来了！”

“嗯！”风离应了谷隼才敢进去，进去看到一地的水，风离站在架子边，眼睛上还蒙着布，白衫上一大片都湿了。

“爷，水在这。”谷隼怕风离难堪没多看，匆匆收了地上的盆就出去了。到外面他气得跳脚，让侍卫去找的大夫怎么还没来啊！风离的眼睛不知道能不能拖。正着急，听到外面马蹄声急促，他急忙跑出去看，看到时文当先冲了来。



帝

凰

下

：名门庶女



“铁纯呢？”谷隼没见铁纯他们，就担心地问道。

“在后面呢！爷回来了没？我有事禀报！”时文一跳下马就往里闯。

谷隼急追上来拉住他低声说：“爷出了一点事，暂时别去打扰他！”

“怎么啦？这事不能耽搁啊，是关于南宫明月……”时文还没说完，里面就有人沉声说道：“她的事不用向我说，铁纯来了就走吧！”

“可是爷，这事不能等啊，明月公主被人下了药，一路来就……”

“住口，她怎么样我都不想听，谁再在我面前说她一个字，都不用跟着我了！”门砰地一响，风离走了出来，谷隼时文愕然地看着他，他的脸上戴了银色的面具，一袭银色的大氅裹住了身子，冷酷而邪魅。谷隼看向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被面具遮去了大半，看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受伤。他冷冷地站在那，冲谷隼喝道：“备马，火速赶去和他们会合，我们回五台山。”

“是，爷！”谷隼隐约觉得现在的风离很陌生，可是他的命令又不能不听，只好指挥侍卫去做出发的准备。

时文迟疑地站着，听到越来越近的马蹄声，还是忍不住叫起来：“爷，明月公主被下的药是……”他的声音戛然而断，张着口说不出话来，看着风离，愕然，爷就那么恨明月吗？竟然没听完他的话就点了他的哑穴。

“时文，你是想离开我了？”风离站在他面前，眯了眼问道。时文猛摇头，有些急，扣着自己的嗓子急得摇手。

“那就行了，念你初犯，给你点小小的惩罚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留你！”风离大步走了出去，看到铁纯赶了一驾马车冲过来，没等近前他就叫道：“铁纯，不管你拉的是什么，都给我丢在这，换马追上来，违抗我的命令你就不用跟着我了！”

他一跃上马，挥鞭就调转马头冲上了官道，弄得铁纯莫名其妙，在后面叫道：“爷，车上是明月啊，你不看看她吗？”

谷隼目睹了时文被风离点了穴道的一幕，闻言边上马边劝道：“算了，爷这次是铁了心不理她了，你们别凑这个热闹，赶紧上马走吧！否则爷生气了真的会把你们赶走的！”

其他侍卫纷纷上马，跟着谷隼去追风离，时文急得对铁纯比手画脚，铁纯人直，猜不到他说什么，看到谷隼他们都上马走了，也顾不上马车了，跳下马，换了自己的坐骑，就追着风离去了。

时文矛盾地看了看被抛弃的马车，再看看远去的众人，一狠心，跳上马车就赶着马追了上去。铁纯在前面回头看见，急得勒马叫道：“时文，你不听爷

的话啊，叫你留下明月啊，你再不来我们走了！”

马车不比单马，速度慢了许多，眨眼功夫风离已经不见人了，只有谷隼还在回头张望，时文要顾着马车，铁定是要被抛下的。时文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摇头。铁纯不知道他被点了哑穴，看他说话也不弃马车，就急了，叫了一声：“你要她就留下吧！我们走了！”

他一甩马鞭，纵马去追风离。时文一边心急地赶着马车，一边倾听着马车里的动静，马车里明月的呻吟不断溢出，让他听了脸红心跳，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就生出了怜惜之意。

离王这样走了，不管她的话她真的会死的！听着她的喘息越来越激烈，他矛盾地不知道该不该调转马车把她带走，找个地方……只是才这样一想，他猛地摇头，这是背叛风离，这种事他做不出来。

里面的明月此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眼睛已经被欲望冲击得血红，看上去都是红红的一片，她已经能动了，也能叫了，只是根本没有跳车的意识。她死死用指甲抠着棉被，不让它因为自己的扭动而脱落，牙齿死死咬住自己的下唇，不让羞人的呻吟肆无忌惮溢出口。这是她能为自己保留的最后的尊严，外面是风离的手下，她不能在她们面前丢人……

她就这样坚持着，直到再也承受不了冲击，哇地吐出了第一口血，她才微微有些清醒，觉得欲望的折磨稍减。原来这也是一种方法！她才想着就感觉胸口重重地一痛，险些痛晕过去，她随即反应过来自己受了内伤。这样继续抵抗只会死得更快，她的心冷了，任由意识浮浮沉沉，不再去做无谓的抵抗。

铁纯回了几次头，都见不到时文，急了，一打马就冲向前和谷隼并肩吼道：“爷是怎么回事，明月要还是不要？不要的话老子回去杀了她，免得便宜别人。”

谷隼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理她做什么，爷都说不管了，你还多事带她回来做什么？”

铁纯叫道：“我怎么知道轿子里的人是她，还以为是琼碧又害哪家小姐了，拦下了才知道是她，被下了春药，什么都没穿地裹在被中，不把她带回来，难道留给过路的逍遥去吗？”

“什么？她被下了春药？”谷隼大叫，马鞭指向后面，“你就这样将她扔在马车里？”

“是啊，爷说不准管，我就扔下了。也不知道时文会不会要她……”铁纯住了口，不想把自己的兄弟想得那么坏，闷闷说道，“所以我才追来问你，爷到底要不要她，要的话就赶紧回去救她，否则再拖一会儿，她就算不便宜别人，

